

十六国春秋

一
函
十二册
函

前涼錄五

春秋卷第七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玄靚

一作玄靖

張玄靚字元安重華之少子母郭夫人所生也祚既被殺宋混張琚等上玄靚爲持節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始年七歲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大赦境內及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爲衛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尙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以宋混爲尙書僕射改易僚屬隴西李儼據郡不受瓘命誅大姓彭姚自立于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歸之玄靚遣將軍牛霸率眾討之未至而西平衛緄亦據

郡叛霸眾大潰單騎奔還瓘欲先誅縝以兄珪在縝中爲疑
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郭勛解天文不
應州郡之命縝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
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縝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眾擊縝敗
之西平田旋復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起兵以應縝旋謂基
曰縝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出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
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兵二千人擊基敗之斬基
旋二人之首傳至姑臧自是瓘兄弟強盛負其勲力有篡奪
之謀矣

永和十二年春二月秦征西大將軍晉王苻柳遣參軍閻負
梁殊使涼以書說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

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隣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于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庶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惟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奸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向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

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爲
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
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士也瓘曰
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蔥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于
自守何畏于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殺函民物之饒
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強財富有囊括關中席
捲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
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
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于王非身所了負殊曰
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沖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
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立覲之命遣使稱藩于秦秦因立覲所

稱官爵而授之右將軍宋熙請取天龜觀壞以爲宅立觀不許

升平元年夏五月東宛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地燃廣袤數丈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水深四尺執法御史杜逸言于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族人

升平二年夏五月涼州牧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無復綱紀郎中殷郁陳損益諫之瓘悛惡不改

升平三年輔國將軍宋混賦性忠鯁瓘憚而惡之欲殺混及其弟澄因廢立覲而自立徵兵數萬集于姑臧混知之與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中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詔令誅之俄而眾至二千瓘帥眾出戰混擊

敗之瓘麾下立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眾悉散去瓘與弟
琚皆自殺混夷其宗族入見立靚遂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
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代瓘輔政混請立靚
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立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
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比時惟憾刺節下不深耳
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爲心膂是年六月大雨震雷晦冥平地
水深六尺宮中四尺

升平四年夏四月驃騎大將軍宋混卒以其弟澄爲領軍將
軍輔政秋九月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攻澄殺之遂滅
其族立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天錫爲中領軍同輔政

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

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爲亂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
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
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未敢
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
肅卽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
二人足以辦之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
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于門下肅斫之不中
白駒繼之又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帥甲
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
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
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

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他無所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眾聞之乃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于是一悉誅邕黨
立靚以天錫爲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
立靚年旣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旣克邕專掌朝政十二月始
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

隆和元年春正月晉詔以立靚爲大都督隴右諸軍事涼
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復改南州爲祁連郡

興寧元年秋八月駿妻馬氏卒立靚以生母郭夫人爲太妃
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疎宗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被
殺立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一作濟南等議以

立靚幼冲國家多難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遣肅

等夜率兵入禁門潛弒立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諡曰沖王孝武帝賜諡曰敬悼公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立靚死國人立之謁于太廟尊嫡母嚴氏爲太王太后生母劉氏爲王后時年十八自號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涼王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師

興寧二年春二月詔以天錫爲大都督大將軍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夏六月秦遣大鴻臚回國拜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興寧三年春正月天錫驕恣姪昏不恤民務元日與嬖幸褻
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于永訓宮從事中郎張慮輿櫬
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少府長史紀錫上疏諍時政曰臣
聞東野善驟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已盡求之
勿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馬明王之
治必恤其民天錫亦不從

太和元年冬十月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于秦天錫數宴
園池政事頗廢蕩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書極諫天錫答
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
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
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

類而通之庶無遺漏矣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于天錫十二月羌歛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叛秦就儼

太和二年春三月天錫帥諸軍攻儼使別駕楊適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向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向白土天錫自將三萬人次倉松夏四月天錫進攻儼大夏武始二郡皆下之常據敗儼兵于葵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兄子純謝罪于秦且請救于秦秦遣王猛及楊安王撫邵羌等帥步騎二萬救儼猛使邵羌追歛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適逆戰于枹罕東適大敗殺士卒七千餘級猛遂與

天錫相持於城下因遣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討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

太和三年天錫別置臨松郡

太和四年春立子大懷爲世子是時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出天錫素服避正殿引咎責罪

太和五年晉復遣使拜天錫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元年時天錫之八年也火燃於地中三十餘所而天錫

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夏四月秦王猛破天錫于枹罕獲燉煌
陰據及甲士五千人苻堅乃遣據率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
郎閻負梁殊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公稱藩劉
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于往時語大秦之
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
夫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
關東旣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
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
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稱
藩于秦秦遣使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二年天錫母劉氏卒先是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徵燉煌處士郭瑀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理雅辨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之薤谷鑿石窟而居之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天錫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尙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得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

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儒淪于左
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于
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綬鵠企先生乃眷下國公
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
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逃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
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
踊而出還于南山

寧康元年春正月天錫以世子大懷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高
昌郡公更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爲世子以焦氏爲左夫人
秋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地動樓崩八月天錫寢疾美
人閻姬薛姬皆自殺冬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四
葬以夫人禮

寧康二年秋七月初安定梁景燉煌趙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景肅有勲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名景子曰大奕肅子曰大城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憤從弟從事中郎張憲輿櫬切諫不納

寧康三年苻堅強盛每有兼并之志屢來攻之兵無寧歲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天錫大懼乃立壇于姑臧刑三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于大司馬桓溫期以明年夏誓同大舉都會上邽乃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

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器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彞嘲戲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爾短尾者則爲刁也闔坐歎服

太元元年夏五月天錫在位十三年秦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尙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眾爲萇後繼秋七月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議之曰今人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

禁中錄事席仿曰先公既有故事以愛子爲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孫仲謀屈伸之法也眾以仿爲老怯咸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于海內今一旦委身于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外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攘袂大言曰吾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負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負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母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不聽使龍驤將軍馬建帥眾二萬拒

之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驍烈將軍梁濟于河會城濟帥眾降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拔纏縮城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常據率眾三萬軍于洪池自將餘眾五萬軍于金昌安西將軍燉煌宋皓言于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將軍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建出于行陣必不爲國家用秦軍深入吾等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故止姚萇率甲士三千爲前鋒馬建帥萬人拒戰大敗迎降餘眾散走常據席仍皆戰死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復遣司兵趙充哲中衛將

軍史景等率勁勇五萬與萇戰于赤岸復爲秦兵所破充哲
戰死景亦没于陣時有風昏闇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中又
叛天錫窘逼乃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納左
長史馬芮之言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苟萇釋縛焚
櫬送于長安涼州郡縣悉降于秦九月苻堅以梁熙爲涼州
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封天
錫爲歸義侯侍中比部尙書遷右僕射初秦兵將征天錫先
爲築第于長安至則居之先是駿初立時涼州謠曰劉新婦
簸米石新婦炊粃羝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
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
而降之也又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又夢一

綠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昨之天錫床上避匝乃墮地後苟萇來破姑臧著綠色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所夢旬日而國亡又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物也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又天水太守史稷暴疾而卒五旬乃薨云見涼州謙光殿中皆生白瓜至是秦使中書令梁熙等來伐熙小字白瓜其後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從堅至壽陽

一作春

堅軍敗績乃于陣南奔建康詔曰昔孟

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左員外散騎常侍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

有文才流譽遠近雖遐方殊藪亦邁人之傑也聞皇京多才
欽羨彌至猶在江渚司馬著作未詳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

觀聽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旬有雋才美譽當時聞

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說古今無不

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証據乃遂訝服及歸朝後甚

被寵遇朝士以其國亡身虜多共毀之然甚爲孝武所器每

入言論無不竟日于時會稽王道子一作孝武問其西土所出何

物爲美一作可貴對曰桑甚甘香鴟鴞革響瀆酪養性人無妬心

其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

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爲家貧拜盧江太守本官如

故桓玄時欲招懷四夷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

卒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諡悼公子大豫後逃奔河西

當呂光時起兵攻姑臧不克爲光所殺

詳具光傳

自張軌以晉永

寧九年辛巳歲牧涼州至天錫亡敗之歲歲在丙午凡八主

九一作七十六年

春秋卷第七十四終

前涼錄六

春秋卷第七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肅

張肅寔之叔父也爲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劉曜逼長安肅聞京師危迫請爲先鋒入援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邱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合族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之所堪也乃止及聞長安不守愍帝蒙塵悲憤而卒

張瓘

張瓘祚宗人也爲河州刺史士眾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圖瓘瓘率眾拒之殺祚于萬秋閣遂入姑臧立玄靚爲涼王自爲涼州牧瓘性猜惡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郎中殷郁陳損益諫瓘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莫有言者後又謀廢玄靚而自立事未遂間與玄靚同車出城城西橋梁牢壯而三梁忽摧折又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氏奴要當截汝頭瓘甚惡之乃日日散錢帛于人以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夕不絕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冢上忽有流水城北大澤地忽火燃廣延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瓘所放出手輒死有鸛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混遣弟澄

卽于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反爲逆皇天后
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暨我矣乃先殺妻子三十口
而自殺先是太白守輿鬼占者以爲州分當有暴兵瓘欲誅
諸宋以厭之而瓘竟爲澄等所殺

嚴氏

嚴氏重華之嫡母也少有志操率下嚴厲慷慨有丈夫之節
重華嗣立尊爲太王太后居于永訓宮及天錫僭位仍尊爲
太王太后天錫淫昏驕恣不恤民務又不朝于永訓宮從事
張慮輿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太后尋以憂卒

馬氏

馬氏重華所生母也美姿儀初爲駿昭儀重華嗣位尊爲王

太后居于永壽宮會重華卒遺命冊拜世子靈耀爲嗣其庶
兄長寧侯祚先與馬氏烝淫乃密說馬氏以靈耀幼冲須立
長君馬氏從之祚遂僭立淫虐不道族人河州刺史瓘起兵
誅討領軍趙長等懼罪乃入閣呼馬氏出謙光殿立玄靚爲
主而殺之遂尊爲太王太后晉興元年卒

閻氏 薛氏

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因色並有殊寵天錫寢疾
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爲人妻乎皆
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于前供掃灑于地下耳誓無他志也
疾篤二姬皆自刎及疾瘳天錫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宋配

或作宋醜

宋配字仲業燉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軌任爲謀主鮮卑若羅拔能爲寇軌以配爲司馬率兵擊之斬拔能俘虜十餘萬屢立戰功及劉曜入寇京都傾陷軌復以配爲前鋒督護帥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仕至西平太守

宋混

宋混字玄一燉煌人仕重華驍騎將軍張瓘之誅祚也混起兵應之及瓘擅政苛虐任情乃欲謀誅諸宋廢玄靚自立混知之與弟澄率眾誅瓘玄靚以混爲驃騎大將軍尙書令輔政混晝寢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之則無所見乃大驚怖因而寢疾玄靚及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

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以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
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倘未棄臣臣弟澄政事頗
愈于臣但恐其濡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厲而使之可也混
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自驕
人又見朝士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之人爲之流涕。

宋澄

宋澄字玄安混之弟也混死澄代爲領軍將軍輔政時以旱
祈雨帶石山澄欲登之左右曰世人云登此山者家破身亡
澄曰安有此也策馬登之馬倒傷足御史房屋柱自燃燹折
或曰柱之爲字也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燹宋破而主存災
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五疋在廐中一夜髦尾盡禿人曰

尾之爲字也上尸下毛髦尾盡禿毛去尸存絕滅之徵也澄曰吉凶在天知可何如澄後燃燈油忽變爲血二歲小兒作爲老公呼曰宋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未及一年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殺之盡誅宋氏先是謠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至是而應焉

宋矩

宋矩字處規燉煌人也慷慨有志節仕重華爲宛成都尉石虎遣麻秋等攻大夏大夏護軍梁彧一作式執太守宋晏以城

應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旣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偷生于世也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

誠節贈振威將軍

宋纖

宋纖字令文

一作艾

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交

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顛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

一作局鎖

重門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明究經緯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

干篤學不倦祚後遣使者張興辟爲太子少傅興逼喻甚切
織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
姑臧祚遣太子大和以執友禮造之織稱疾不見贈遺一皆
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
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
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數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
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諡曰立虛先生

汜瑗

汜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與同郡宋配陳璵遇相者于路相者
曰三人皆二千石然汜生腹有逆風當以兵死而無後瑗仕
軌爲中督護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舉兵謀叛瑗

率眾二萬討稚乃先遣稚書令其速降稚遂率眾迎降未幾
瑗爲亂兵所殺

汜勝

晉書作
汜騰

汜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中郎值天下亂乃去官還鄉
里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于亂世
貴而能貧乃可以免家財五十萬悉散之于宗族柴門灌園
以琴書自娛軌徵爲府司馬固辭不受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病兩月而卒

汜禕

汜禕字休臧燉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
漢遣督郵張休祖劾之休祖謂禕曰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

不逢張休祖手禱怒以印擊肘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事聞
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禱左遷居延令後仕
寔爲左長史

汜昭

汜昭字嗣先燉煌人也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有人于夜
中投昭以黃金者昭責而遣之其人大慚而退

辛攀

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鎭晉尙書郎兄鑿曠弟寶迅
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爲之諺曰三龍一門金友玉昆攀年七
歲隨父在京師北地程曉攀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駢犢
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賓客大奇異之建

安三年爲晉大鴻臚使涼遂留仕軌

辛憑

辛憑字士彥隴西狄道人也仕茂爲燉煌太守惟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枹罕護軍辛晏反叛爲晏所執憑勸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子純臣也乃賜爵關內侯

辛理

辛理隴西人繚弟也美容貌軌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軌不能强大怒徙爲燉煌太守護羌校尉遂以憂死

江瓊

江瓊字孟琚陳留濟川人初仕晉爲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

永嘉之亂棄官西奔遂仕于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居家業

王橫

王橫太原晉陽人仕軌爲參軍晉室之亂遂奔于武威之姑臧子孫因世居焉

張世度

張世度燉煌人也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于京師者十餘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索孚

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爲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銖鈔

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
怠雖以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駿辟爲參軍時駿議治石田
孚諫曰凡爲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
穀不墾磬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徙石爲田運土植穀
計所損用畝盈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
爲伊吾都尉累遷至張掖太守後河州刺史張瓘鎮枹罕士
眾強盛瓘猜忌之乃以孚代鎮枹罕爲瓘所殺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虛靖好學州郡屢徵不就舉孝廉賢良
方正皆以疾辭游思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
發不交當世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茂時燉

煌太守

一作武威

陰澹造之與言終日樂而忘反出而嘆曰索先

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謔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
曰今四表寧輯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
老之義實繫儒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
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卽赴孟軻大德
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
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
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
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眾人之所收收眾人之
所棄味無味于恍惚之際兼重立于眾妙之內宅不彌皠而
忘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先之不

願茂以過之乃諡曰立居先生

索丞

索丞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之人號曰雍門調

索苞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藝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克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于金城爲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達垂當破沒苞以車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槌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耀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徐彊弓接矢繞堦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百計羌卽散走稱神

索統

索統字叔微燉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唯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統曰水上爲陽水下爲陰陰陽事也如君所夢迨水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水上與水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髦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恰至仲春而成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統曰馬爲離離爲火火禍也

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柏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
周三期也君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寔妻弟賈摹謀反伏
誅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
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
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常奉使晉州夢狼噉一脚統曰脚肉被
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果行宋楠夢內中有一人着衣桶
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統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肉色赤也
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食肉矣
凡所占夢莫不終驗太守陰澹命統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
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
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

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如君所夢一作士如歸妻

索綏

索綏字士艾燉煌人父戢晉司徒綏家貧好學幼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爲儒林祭酒駿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綏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初綏夢東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以問索統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也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間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果至重華時讌羣臣于閑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

聘父字何爲四皓旣輔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开
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元栢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
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
四皓還不臣尙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長安今長
安有四皓墓爲不還山也立覲僭號五年夏六月大旱令諸
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
昔周鼎之出漢吾邱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立
覲乃止

索充

索充燉煌人充夢天上有二棺落于充前以問索統統曰棺
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書屬

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守功曹既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也夷狄陰數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

陰澹

陰澹燉煌人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爲治中從事澹割身訴枉軌任爲股肱參與機密轉督護參軍武威太守軌保涼州澹之力居多澹嘗從索統求占夢書統曰昔人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名姓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卒不與及駿嗣位澹弟鑿爲鎮軍將軍駿以陰氏門宗強盛而功多也遂忌害之乃諷其主簿魏篡誣鑿謀反逼令自殺于是大失人情旣而駿病見

鑿爲崇遂死其後三年篡亦病見鑿在側亦死

張諮

張諮燉煌人也仕軌爲著作郎撰涼記八卷多記軌事

張斌

張斌

一作賦文

字洪茂燉煌人作蒲萄酒賦文致甚美初舉孝廉

夢豎竿中天以問索統統曰此未字也旣而果停

張植

張植仕駿爲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蠻騎校尉張沖從沙州刺史楊宣征西域時值六月至于流沙無水土卒渴甚死者過半植乃剪髮肉袒徒跣升壇慟泣祈雨俄而雲起西北雨水成川乃殺所乘馬祭天而去遂平西域以功拜西域

都尉重華時石虎使王擢麻秋等攻武威進次金城太守張
冲告急植復與奮威牛霸率騎救之城陷引還

李弇

李弇字子完隴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梁駿乃戲之
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
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于耿氏乃改名曰弇仕
至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其孫暲王有涼土遂爲
西涼王

常據

一作張據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
與王擢遇于邢崗相拒十餘日據嚙枚密擊遂大破之由是

顯名遷寧戎校尉麻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城秋率眾圍城上西北隅據使宋修等拒之短兵接戰俘斬二百餘人秋眾乃退重華時仕爲騎都尉性直敢言見長寧侯祚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爲亂心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螽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據因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華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及重華卒祚果殺靈耀涼州大亂天錫嗣位遷爲征東將軍秦苻堅使姚萇等攻涼據率眾三萬軍洪池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爲前驅與據戰于洪池據兵敗績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

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于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

馬岌

馬岌仕茂爲參軍劉曜自隴上率兵來擊涼州大振岌勸茂親出拒之乃出次石頭曜眾引退及駿嗣位轉爲涼州刺史酒泉太守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江之西卽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乃爲立祠祀之重華時爲左長史祚旣卽位累遷尙書時災異屢見而祚淫虐滋甚岌以切諫免官後祚慮秦降將王擢反噬乃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

人刺擢事竟不克爲擢所殺

張沖

張沖字長思燉煌人家財巨萬悉以散之鄉閭時人爲之諛曰推財不疑張長思趙將麻秋進軍武威沖爲金城太守眾寡不敵遂以城降秋

童巽

童巽字子舉博學有才太守京兆諒舉巽上掾厯主簿功曹諒後卒官巽衰經送喪道遇寇虜眾皆散走巽以身蔽柩慟哭嘔血賊欲破棺巽叩頭救請頭破血流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車濟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仕重華爲金城令石虎將麻秋攻陷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濟守節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嘉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謝艾

謝艾燉煌人仕重華爲主簿兼資文武明識兵略麻秋入寇涼州艾自許破敵乃以爲中堅將軍帥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于是進戰遂大破之封爲福祿伯旣而以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次臨河逆擊麻

秋艾乘輅車戴

一作冠

白帟鳴鼓而行秋遙覩而怒曰艾年少

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梢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秋等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敗走艾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勲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以功遷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侯食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復據枹罕有眾十二萬進屯河南使王擢略地晉興艾復爲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步騎二萬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軍正將軍任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破之必矣乃密令與陽初曰今遣舍人孔章持口諭要密將軍可差心腹人

詣致珊瑚鞭勒一具遣王擢使王擢狐疑于將軍父子事得
施矣軍次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河南艾遂進擊秋
秋遁歸金城艾乃爲表獻晉帝云登三緯地乘六御天靖掃
妖氛廣清異類重華以艾枹罕之功甚寵遇之左右疾其賢
共相譖毀出爲酒泉太守重華寢疾嬖臣趙長等與長寧侯
祚結異姓兄弟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
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長等旣而疾甚手
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長等匿而不宣祚旣
僭立追恨殺之先是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識者以爲任
非其人之象會重華信譖出艾未幾身死嗣子見殺是其應
也

張頌

張頌仕天錫爲西域校尉天錫僭位元年頌以舊怨殺麴儉儉臨刑具言取之後頌見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頌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暴卒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五徵皆不應命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善史書不就州郡之命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諡曰立德先生

祁嘉

郝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聞窗中有聲呼曰郝孔賓郝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宮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廝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張存

張存燉煌人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腳不得動欲使別更以針解之

春秋卷第七十五終

蜀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特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寶氏卽廩君

之苗裔昔巴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皆出于武落鍾離山

卽今夷陵

郡巴山縣時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出于赤穴

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樊氏暉氏

一作暉

作媼又音審柏氏鄭氏五姓俱出迭相爭焉未有君長俱事鬼神

乃相與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眾皆歎服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爲廩君唯務相船又獨浮因共立之遂

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從

一作當

夷水而下至于鹽陽

按今

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

鹽水有神女子止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

所出願留共居與子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吾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暮輒從廩君宿旦卽飛去化爲飛蟲諸蟲皆從其飛掩蔽日光天地晝晦廩君欲殺之不可復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餘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與汝俱生弗爾且將去汝鹽女受而嬰之廩君至碭山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諸蟲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

一作明

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嶮

曲泉水亦曲望如穴狀廩君疑之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

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

有平石方一丈五寸

一作長五尺

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

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四姓皆臣事之是時廩君死魂魄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爲祠其後種類繁

盛秦併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一

一作三十

巴

人呼賦爲賓

藏宗切

因謂之賓民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賓民平

定三秦旣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

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

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

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民敬信多往奉

之值天下大亂李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掠

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魏武克

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

按三國志作巴七姓夷朴胡賈邑侯

杜濩舉巴夷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

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等

爲將軍遷于略陽

一云洛陽

後徙關內亦萬餘家散居隴右諸郡

及三輔弘農所在北地復號之爲巴氏特父慕爲東羌獵將
慕凡有五子輔特庠流驥皆驍銳有武幹特少仕州郡見異
當時身長八尺雄勇善騎射沈毅有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氏
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氏
頻年大饑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
將入巴蜀道路有疾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賑救之旣至
劍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人
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閬音趙肅何巨李遠任回等咸歎異

之初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待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貨賂反爲表曰流民十餘萬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禁止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廐音歆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代廐爲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廐所服佩廐賈后之嫵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弱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王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遂與健爲太守李苾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成都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民以收眾心見特兄

弟材武與已同郡黨類皆巴西人率多勇壯厚卹遇之以爲
爪牙特等憑恃厥勢聚眾專爲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
民剛剽一作剛慤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遷還其

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險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恐秦雍之禍
更移于梁益矣又言倉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
朝西顧之憂厥聞而惡之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厥猶
在太城未去益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千餘人往迎滕滕以厥
未出州故在郡厥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于廣漢宣
化亭殺傳詔者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構
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以觀其變乃檄諸縣
合村堡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爾可退保健爲

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月遂率眾入城登西門廡遣親近代茂攻滕茂告之而去廡又遣兵逆擊與滕戰于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廡請滕喪廡義而許之廡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聞廡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廡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眾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廡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廡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

署置僚屬改易守令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
輜西夷司馬龔尼江源令犍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馬參
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爲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
廣漢太守張微汶山太守楊邠成都令費立爲軍諮祭酒永
寧元年春正月庠與兄弟流驥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
惇

惇華陽國志作品

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符成隗伯董勝等以四

千騎歸廡廡以庠爲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
合六郡壯勇以斷北道庠本東羌良將且驍勇得衆心素曉
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
然廡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說廡曰
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于外

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厥斂容謝曰卿言正合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厥大悅引見之庠欲觀厥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紀晉室不可復興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寰區湯武之事實在今日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于塗炭使物情知有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也厥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淑粲因白厥以庠大逆不道當棄市遂于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宗族三十餘人皆見殺時特與流皆將兵在外厥慮其爲變遣人撫慰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安慰眾心并以庠喪還特其夜特流徹眾歸繇竹厥遣故

陰平令張衡外遷費怒因就綏納皆爲特所殺廡牙門許弇
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于廡閣下手刃淑
粲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皆廡之心腹也廡由是遂衰又恐
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
斷北道次緜竹之石亭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遠
等大敗因放火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廡聞兵至驚
懼不知所爲費遠李苾及軍諮祭酒張微一作微夜斬關出
奔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部下朱竺
所殺特入城都縱兵大掠殺西夷護軍姜發長史袁洽及廡
所置守宰長吏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廡罪狀先是涼
州刺史羅尙聞趙廡叛上表稱廡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

事終無成願往征之惠帝詔拜尙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尙來甚懼使弟驥于道奉迎并獻寶物尙悅以驥爲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尙于緜竹王敦辛冉說尙曰特等流民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不然後必爲患尙不從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三月尙至成都初朝廷符下秦雍州凡流民入漢川者皆令所在召還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特兄輔素留略陽託言迎家旣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遂有雄據巴蜀之意累遣天水閭彧詣羅尙求權停至秋又納賂于尙及該尙該許之會朝

廷論討趙厥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洛

樂一作

鄉侯流奮威將

軍封武陽鄉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協同討厥者將加功賞廣漢太守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厥爲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眾咸怨之尙又遣從事催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特等固請求停至秋收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特復遣閭或詣尙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爲太守李苾以爲不可尙舉別駕蜀郡杜弼秀才或爲弼說逼移利害弼亦欲寬流民一年尙用冉苾之謀不從弼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尙言流民前因趙厥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徙設關

以奪取之尙移檄令梓潼太守張演于諸要施關搜索寶貨
特兄弟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率歸特特乃
結大營于縣竹以處流民且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
榜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大懼悉取以歸與弟
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會豪李任闇趙楊上官及氏叟侯王
一首者賞百疋流民旣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鞮同聲雲
集旬月之間眾至二萬流亦聚眾數千人特復遣闇或詣羅
尙求申期或旣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掠流民歎曰無寇而城
讐必保焉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苾意不可
回遂辭尙歸縣竹尙謂或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
矣或曰明公惑于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促

之不以理眾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尙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
矣或至繇竹言于特曰尙雖云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尙威信

一作刑

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爲變亦非尙所能制深宜爲

備特從之冬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
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
流民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
爲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
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尙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
特素知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眾半入發伏擊之殺傷
甚眾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尙冉尙謂將佐曰此虜成
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是時杜弼自湘

中與監軍柳純書曰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
稚爲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斯言有
似然必以不杜漸爲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
次易代趙廩選宜內遣平西繇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
寧毫釐之差正彼之謂也于是六郡流民推特爲主特命六
郡民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斌始昌令閻彧諫議大夫李攀
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
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驥
皆號爲將軍以相統鎮于是進兵攻辛冉于廣漢冉衆出戰
特屢敗之尙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智力
俱困出奔德陽

晉書作
江陽

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

尚于成都尚以書諭閻或或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佐之才或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流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傭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信用讒構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爲變卽聽或言寬使治嚴不過去秋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今還鄉里何有如此也或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宜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特乃自稱叅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弟流爲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舍長子國次子離任回李

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襄楊珪王達
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
僚屬閻彧爲謀主何巨趙肅爲腹心時羅尙貪殘日甚爲百
姓患而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
蜀民大悅爲之謠曰李特猶可羅尙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
禍尙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壘自都安至犍爲
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持因求救于梁寧二州及南夷校尉李
毅太安元年春正月羅尙遣牙門夏斤攻特于立石失利夏
四月征西將軍太尉河間王司馬暉遣督護衙博討特博進
次梓潼朝廷復以前廣漢太守張微爲廣漢太守軍于德陽
南夷校尉李毅亦遣使兵五千助尙尙遣督護張龜督四十

牙門軍于繁城博潛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尙遣博書曰昔年
得李流賤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爲寇聞特誠于下吏而
流驥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凶奸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
待之也博不從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
破之蕩敗博兵于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郡丞
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特蕩進攻博于葭萌博走其衆盡降
羣下推特爲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都督大將軍
秋八月特攻破德陽殺郡守張微初特屢敗微軍未克議欲
釋微還涪諸將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滅知勇俱竭宜因其
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微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
特從之復進攻微微潰圍走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微生擒微

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別將騫碩爲德陽太守碩畧地至巴
郡之墊江初特之攻張微也使弟驍騎將軍驤與任回李攀
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尙尙遣軍挑戰驤擊破之尙又遣數
千人出戰驤又破陷之遂進攻成都大獲器械攻燒其門流
進軍成都之北尙遣別將張興僞降于驤以觀虛實時驤軍
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尙尙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
營李攀逆戰死之驤及將士奔于流柵併力迴攻尙軍大破
之尙軍擾亂失其器甲還者十二三先是衙博之敗朝廷更
用許雄爲梁州刺史征西將軍雄數遣軍攻特特陷破之備
險不得進河間王司馬顛欲遣監軍劉沈將兵西征以中國
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所遣使兵亦數挫敗特勢轉盛

于是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特眾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毅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建初元年春正月朔特潛渡江擊破羅尙水上軍特從益底渡黨徒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特以李璜載記作瑾爲蜀郡太守撫慰其眾尙據太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尙懼遣使求和蜀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款于特特遣使安撫之乃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于諸塢就食壯勇督領村塢流言于特曰殿下神武已克少城然諸塢新附人心未固且山藪窮荒糧仗不多宜錄

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與司馬上官惇曰納降若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

雄亦以爲言特大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

忌之心使之離叛乎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華陽國志作任督册府作

任明說尙曰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眾在諸村塢就食

驕怠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晉書作是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

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尙從之使叡夜縋出城宣告諸村

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叡先僞

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中人情何如叡曰糧儲已欲盡但

餘貨帛耳因求出省家特與啟信叡還報尙尙如期出軍討

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朝廷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

守孫臯率水軍三萬救尙岱以臯爲前鋒進次德陽特遣蕩

督蜀郡太守李璜助德陽太守騫碩

一作臧

拒臯臯等軍勢甚

盛諸塢皆有二心尙遣大眾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連戰二日眾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眾引趨新繁尙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尙出大軍逆戰至于官桑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特在位一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諡景王及稱尊號追諡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春秋卷第七十六終

蜀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七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李流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見而奇之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督護及避地益州益州刺史趙廞甚器異之乃使庠收合部眾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及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民破常俊于緜竹平趙廞于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武陽鄉侯特初承制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常統銳眾與益州刺史羅尚相持尚不能破特旣見殺蜀人多叛流與特子蕩雄收集餘眾還于赤祖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保東營蕩

雄保北營時荊州刺史宋岱率水軍三萬助尙次于墊江前
鋒建平太守孫阜攻破德陽獲特所署太守任臧守將騫碩
等退屯涪陵縣三月尙遣督護常深軍毘橋又遣牙門左氾
黃閭何冲三道攻之進次繁城縣竹守將詣降涪陵民藥紳
杜阿等亦起兵應尙流與其弟驤拒深使蕩雄拒紳何冲乘
虛攻北營氏符成隗伯石定在營中叛應之攻蕩雄蕩母羅
氏擐甲拒戰伯手刃羅傷其面晉書作目羅氏壯氣益烈時成伯
戰于內冲等攻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驤破深柵深
士眾星散蕩雄亦攻破紳各引兵還與冲等戰大破之成伯
率其黨突出詣尙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尙復閉城自守蕩馳
馬逐北爲叟長矛所椿死朝廷復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

益州刺史羅尙梁州刺史許雄等軍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
司馬顓請留沈爲軍師遣席遠代之流以特蕩繼死而岱阜
將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驥與雄迭諫不納
夏五月流遣子世及含子胡爲質于阜阜不許胡兄離爲梓
潼太守聞父舅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
軍曰若功成事濟當爲人主要三年一更一作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
與君計雖定老子不從一作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

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雖君叔父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
何言雄大喜乃共誘說六郡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
一旦束手便爲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眾皆從之
雄遂與離襲破阜軍死者甚眾會宋岱卒于墊江荊州軍退

轉攻尙流慙其短大奇雄才軍事悉以任雄雄進攻尙軍尙保太城中六月雄從帛羊頽渡江攻殺汝山太守陳圖遂取郢城秋七月朔雄入據郢城流盡移營屯之三蜀百姓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宜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眾饑乏惟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輿說尙求爲汝山太守欲邀結長生等與尙犄角討流尙不許輿怨之乃求使江西叛降于流流以輿爲安西將軍輿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得以復振九月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量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于前軍以爲成都王也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僭

稱尊號追謚流曰秦文王以其子龍嗣

李雄

李雄字仲雋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地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容貌魁偉少時廣漢太守辛冉見而奇之曰此相當貴又有術士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飛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爲大貴位過三公不疑也雄少有烈氣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太康中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鄉里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雋天姿奇異有大貴之表終爲人主也鄉里人

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氣烈聞人爭歸之特起兵于蜀稱益州牧承制以雄鎮梓潼拜前將軍流亦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之及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郫城乃募武都人朴秦鞭之見血使紿羅尙曰李驤與雄以饑餓孤危日鬪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入郫城我爲內應城可得也尙以爲然大與金寶泰曰今事故未立效後取未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尙益信之悉出精兵使隗伯等將之從泰攻郫泰約舉火爲應驤騎將軍驤于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隗伯兵見火起皆爭緣梯上泰又以繩汲上伯軍百餘人皆斬之驤因縱兵內外逆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

得鄆城矣入少城尙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
伯女爲梁雙妻時雙爲雄用故赦不殺旣而復叛驤別攻犍
爲斷尙運道獲郡守龔恢恢先爲天水西縣令任回爲吏回
問曰識故吏否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
謂渙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救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
渙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雄以李溥爲犍爲
太守初尙之在鄆城也與雄攻戰鄆令犍爲張昕欽明每摧
破雄雄衆戰之而昕等救助不能并心爲雄所殺雄常言使
羅尙將皆如張昕輩吾族早無遺矣時牙門左汜亦有戰功
尙不益其兵穀汜甚恚恨以母喪歸尙累召不往尙怒曰微
左汜當不復滅賊乎遂殺之雄聞汜死大小相賀冬十二月

雄急攻尙尙糧運不繼軍士無食留牙門張羅固守尙委城
由牛郛水夜遁比雄覺去已遠倉卒失節鉞羅從後得之并
獲資應乃開門納雄遂尅成都盡有其地雄軍甚饑餒率眾
就穀于郫山掘野芋而食之蜀民流散東下江陽南陵七郡
建興元年春正月羅尙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尙權統巴東
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尙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
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
尙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
以三萬斛給之尙賴以自存雄以西山范長生有名德爲蜀
民所重欲迎以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
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弟國等有智謀凡事必

諮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楊驥楊珪等諸將固請雄卽尊位遂以晉永興元年冬十月僭稱成都王卽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叔父驥爲太傅庶兄始爲太保折衝將軍離爲太尉從弟建威將軍雲爲司徒翊軍將軍璜爲司空材官將軍國爲太宰閻彧爲尙書令楊褒爲左僕射楊驥爲右僕射楊發爲侍中楊珪爲尙書楊洪爲益州刺史徐輿爲鎮南將軍王達爲軍師其餘文武拜授各有差追尊曾祖虎巴郡桓王祖慕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爲王太后追謚世父輔爲齊烈王仲父庠爲梁武王仲父流爲秦文王兄蕩爲廣漢壯文公十一月羅尙移屯巴郡遣兵攻掠蜀中斬雄從祖冉獲驥妻管氏及子壽

等十二月太尉離寇漢中殺都戰帥趙汶轉寇梁州

晏平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自西山詣成都雄門迎執板延坐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從弟置流子也以不陪列殺之夏六

月長生勸雄稱尊號雄于是以晉光熙元年僭卽皇帝位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晏平國號大成

華陽國志作國號太武晉載記作改年日

太武追尊父特爲景皇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皇太后秋七月

遣太傅驥寇漢安冬十月加范長生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

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尙書

令閻彧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雄從之是年造刀

五百口銘其文曰騰馬隸書

晏平二年春二月關中

一作秦州

流民鄧定訇氏等二千餘家饑

僅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討之鄧定窘急僞乞降于燕併餽金銀于燕燕喜爲之緩師定又密遣氏結雄夏五月雄遣太尉離太宰國司徒雲司空璜等帥眾二萬救之離等至先攻殷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餘騎遁走離等大破州軍進次漢中逼之漢中太守杜孟治

一作正冲又作正叔

遣牙門蔡松覬離形勢松退告孟治曰州軍已破賊眾不可

待也孟治懼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雖眾客氣之常奈

區區有東南之偏必不分兵于外不過迎援定氏耳孟治曰

不然雄冒稱帝王縱橫天下以遣重眾必取漢中雖有牢城

不可與戰是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

民數千家車數千輛一夜行纔數十里而梓潼荆子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宗族子弟追之及于谷口孟治棄子走荆子追獲其子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毋丘建荷擔杖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孟治走至魏興張殷亦棄官而遁時晉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張光方欲赴州不得止于魏興乃會諸郡守共謀進取張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俟英雄孟治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實燕之罪也光于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離等攻陷南鄭引兵而還盡徙漢中民于蜀漢中民句方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雄復遣太尉離

寇梁州

晏平三年冬十二月尙書令楊褒卒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餘計南夷校尉李毅曲加撫集雄攻之固守不降雄復誘建寧夷使爲寇掠會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于成都漢中流民逼李鳳寇掠東走荆河時有白鳥赤足來翔雄以問范長生長生日鳥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者果關中流民相繼請降

晏平四年冬十月太尉離據梓潼其部將略陽羅羨

晉載記作羨

天水張金苟訇琦等殺離及尙書令閻彧以梓潼歸羅尙尙遣平西參軍向奮屯安漢之宜福折衝將軍張羅屯平無以逼雄雄帥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璜攻奮不克雲璜力戰死之十二月琦等送離母子于尙尙斬之分其室

晏平五年春正月太宰大將軍國鎮巴西帳下天水文碩殺
國以巴西降羅尙夏五月雄引歸成都初譙周有子居巴西
巴西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詣鎮南將軍劉弘請兵以復仇
弘無兵與之乃表登爲揚烈將軍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
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從羅尙求益兵不得遂進攻宕渠
斬馬脫剖其肝而食之梓潼降登登進據涪城雄自率眾攻
之爲登所敗張羅進據犍爲之合水巴蜀爲之語曰譙登治
涪城文碩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冬十月羅尙卒
太傅驥攻譙登于涪城益州刺史皮素次巴東敕平西將軍
張順楊顯救登尙子宇及參佐素疾登不給其糧素怒至涪
欲治其罪執事懷懼十二月素至巴郡宇使降人天水趙攀

閻蘭等夜襲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及攀巴郡大亂不果
救登驤知登食盡援絕攻涪愈急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熏鼠
而食餓死甚眾無一人離叛者驤子壽先在登所登乃遣之
歸三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爲益州刺史
治巴東

玉衡元年春正月乙亥太傅驤攻拔涪城執登遂乘勝遣太
保始督部將李鳳等進攻巴西討文碩殺之巴西梓潼復爲
雄有雄大悅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玉衡譙登至成都雄
欲宥之登詞氣慷慨涕泣唏噓無復降臣折情雄乃殺之囚
其軍士畀奴虜而連陰雨百餘日雄終以登爲枉而所領無
辜怨氣感天下赦出登軍士湮沒者二月氏符成隗文作亂

宜都西上巴東雄眾攻棘道走健爲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
姚襲三月氏隗文等反于巴東秋八月己亥梁州太守王鑒
粗暴郡民毛深王騰及陰平都尉董冲逐出之遂以郡叛相
率歸雄是歲母羅氏卒雄姨弟任小受巴郡太守張羅募手
刃雄頭雄幾死

玉衡二年春正月流民楊武大略漢中吏民來奔梁州人張
咸等起兵逐氏王楊茂搜茂搜去咸以其眾歸雄于是南陽

一作得

漢嘉涪陵遠人相繼而至漢中之地皆爲雄有遂分漢

嘉蜀二郡立沈黎漢原二郡下寬大之令新附者悉假復除
玉衡三年春三月西夷校尉向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
江夏鄭融宜都太守健爲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

蜀郡常倉弘等共推汶山太守蘭繼爲西夷校尉時中原喪亂江東有事救援無所顧望融等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雄遣李恭費黑邀擊獲之扶風鄧芝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來

玉衡四年春正月雄以鳳爲征北將軍梁州刺史任回爲鎮南將軍南夷校尉宜州刺史恭爲征東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皆得其用益州遂定太傅驤養民于內鳳等招懷于外刑政寬和一作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

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天水陳安舉隴右

來降武都氏王楊茂搜奉貢稱臣杜弼自湘州遣使求援涼州刺史張駿遣使交好晉平夷太守朱提雷瓘殺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三千餘家叛降漢嘉夷王冲道子爲質頃之與建寧爨亮偕來歸附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嘗憂石勒跋扈琅邪微弱恐爲侵逼以爲耿耿不圖今日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意在招懷遠方國用不足諸將每進金銀得官者朝無威儀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于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初僕射楊褒每切諫之雄不能改

玉衡五年春正月立妻任氏爲皇后

玉衡六年雄復于陽闕更置墊江縣亦屬巴郡

玉衡七年

玉衡八年夏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爲丞相冬十二月雄梁州刺史鳳在北屢立戰功雄兄蕩子稚在晉壽害其功大鳳以巴西叛太傅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兵雄自至涪城督驤討鳳斬之以壽爲前將軍都督巴西諸軍梁州刺史鎮巴西

玉衡九年冬十月雄使征東大將軍恭及將軍羅演寇巴東玉衡十年春晉江陽太守廬州侯馥招降夷獠修繕舟艦爲進取之計預白宜州刺史王遜請軍移牂柯太守謝恕俱出涪陵不能自前征東大將軍恭帥眾攻馥眾寡不敵爲恭所破獲生虜馥送雄雄下廷尉責之馥曰事君有死無二其次破家與國今縱不死又無益國灰沒其分守心而已無他顧

望雄必欲臣之使馥同郡人張迎曉諭之馥怒罵迎曰吾等
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低眉海內何面目相見也且王宣
州治亂才也以吾有桑梓之恥故遠上尙書遣吾討賊受命
之日實忘寢食但裁船未辦請軍未至牽揣不及爲他所先
當滅身隕碎以謝不及冀上不負日月下不愧王侯吾豈苟
生如卿兒女之人乎迎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眾寇所獲
犍爲太守建寧魏紀漢國太守梓潼文琰巴郡太守巴西黃
龕永昌謝俊牂柯文猛皆區區稽顙無如馥者數年卒

玉衡十一年氏王楊難敵及弟堅頭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
子入質

玉衡十二年春二月隴西賊帥陳安復來歸附夏五月雄將

張龍寇巴東建平太守柳純擊走之

玉衡十三年春正月時晉太寧元年也雄遣太傅驤與鎮南將軍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玟死之又分兵寇朱提越雋二郡越雋太守西夷校尉李釗漢嘉太守王載皆以郡叛降于驤夏五月驤等進軍由小會攻南夷校尉宜州刺史王遜遜使將軍姚嶽

一作崇

爨琛等悉眾拒之戰于塘螂

一作驤軍

不利又遇霖雨引還嶽追至瀘水士眾爭濟溺水死者千有餘人嶽以道遠不敢渡水而還遜以嶽不窮追也大怒囚羣帥執嶽鞭之恚怒益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而卒秋七月初氏王楊難敵奔葭萌趙主劉曜遣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難敵送任請降于雄雄安北將軍稚蕩之第二子也時守

葭萌受其賂賄不送難敵于成都及趙兵退稚卽遣還武都
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連白雄請討雄許之羣臣多
諫雄不從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瑤統稚攻難敵由白水道遣
征東將軍壽與稚弟玠由陰平入二道討難敵難敵等先拒
壽玠壽玠不得進而瑤稚長驅至下辨大爲難敵所破瑤稚
皆死死數千人雄深自悔責以謝百姓

玉衡十四年春正月雄后任氏無子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
有妾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
頭本不希帝王之業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
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
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成薨于戎陣

朕常悼之且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能負荷大任孫仲謀
創有江東伯符兆基子止侯爵國志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
子以爲知人吾欲彌縫國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太傅驥與
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逆誠不
可不慎也吳子舍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襄不
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
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爲太子使任后母之驥退而流涕
曰亂自此始矣冬十二月張駿遣參軍傅穎治中張淳修好
于雄乃遣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引見復書曰吾過爲
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于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常所希
冀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

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
貺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
于斯莫大穎等還涼復命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建宜爨亮益
州太守李邊梁州太守董懂以興古叛降于雄

玉衡十五年

玉衡十六年秋九月雄將張龍寇涪陵執太守趙俊

晉帝紀作謝俊

玉衡十七年春正月越嶲斯叟反宜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應
之攻圍鎮南將軍任回及太守李謙等雄遣征南將軍羅恒
費黑救之宜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嶽朱提太守楊術援遣
戰于臺登嶽等敗績術力戰死夏四月斯叟破秋九月謙移
郡民于蜀冬十月雄將張龍復寇涪陵涪陵太守巴西趙弼

爲龍所擒

玉衡十八年

玉衡十九年春雄以中原喪亂頻遣使朝貢欲與穆帝分天下先是張駿領秦涼遣傅穎來假道通表京師雄弗許至是年又遣治中從事張淳奉貢稱藩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深恥解蒼生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自娛之有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流民避難此地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于中夏者亦當率衆附之耳乃厚禮而遣之

涓遂通表京師

玉衡二十年秋太傅驤卒追贈相國諡曰漢獻王其子壽以喪還雄拜珎征北將軍梁州牧代壽又以太子班行撫軍將軍修晉壽軍屯尋拜壽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尙書總統如驤故事冬十月壽督征南將軍費黑征東將軍任邵攻陷巴郡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建平監軍毋丘奧退屯宜陽

一作宜都

玉衡二十一年春正月壽引還遣任邵屯巴東雄以子越爲車騎將軍屯廣漢秋七月壽攻陰平武都氐王楊難敵降之冬十月城涪縣

玉衡二十二年秋七月丙寅雄遣大將軍壽寇宜州以征東

將軍費黑爲司馬與任攀等爲前鋒由廣漢入又遣鎮南將軍任回子調由越嶲征木落以分宜州之援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健爲董炳嬰城自守宜州刺史尹奉遣建宜太守霍彪大姓爨琛等引兵助之時壽已圍城欲逆拒彪黑曰料城中食少彪等雖至齎糧不多宜縱彪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爲拒之壽以爲然引兵而退彪等入城攻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反亂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後取之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不從攻之果不克乃悉以軍事委黑自引而還

玉衡二十三年春正月雄復遣大將軍壽等攻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及建宜太守霍彪皆詣軍門降威振南中

一作十三郡

月宜州刺史尹奉舉州來降遷奉于蜀遂有南中之地雄于是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以壽領宜州刺史復置南廣郡以興古太守朱提李播爲太守秋七月建宜牂柯二郡謀叛壽復擊取之使班討平宜州夷以班爲撫軍將軍

玉衡二十四年春正月雄分宜州置交州以霍彪爲宜州刺史爨琛爲交州刺史封壽爲建宜王三月壽還夏五月雄寢疾生瘍于頭召大將軍建宜王壽受遺詔輔政六月丁卯雄卒時晉成帝咸和八年也雄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諡武帝廟號太宗冬十二月丙寅葬安都陵太子班嗣

春秋卷第七十七終

蜀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八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李班

李班守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而聰慧見養于雄初署平南將軍年十六立爲太子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事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觀書傳謂融等曰吾每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登文章識鑒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汎愛動修軌度失在輕躁雅好田獵時諸李子弟皆尙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預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

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深納
之雄少數攻戰多被傷痍至是寢疾舊痕皆膿潰雄子越等
皆惡而遠之獨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殊無難色
每嘗藥流涕其誠孝如此雄死遂嗣僞位以建寧王壽錄尙
書事輔政政事皆委于壽及司徒何點尙書令王瓌等班居
中行喪禮一無所預秋九月雄子車騎將軍越鎮江陽奔喪
至成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與弟安東將軍期密謀作
亂班弟玠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
未葬不忍卽遣推誠居厚無所疑間一云心無纖介遣玠出屯于涪
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曰宮中有陰謀兵氣戒
在親戚深宜慎之班不悟冬十月癸亥越期因晝夜哭弑之

于殯宮并殺班仲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眾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期既卽位諡班曰戾太子及壽立追諡曰哀皇帝子幽顯爲期所殺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其母冉氏賤雄妻任氏養以爲子少聰慧攻學問容貌都雅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接引又多才藝蚤有名譽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各以恩信募合部眾多者纔得數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遷安東將軍凡所表薦多納用之故長吏列署頗出其門越旣殺班乃讓位于期遂以十月甲子僭卽皇帝位進壽梁州刺

史大都督東羌校尉中護軍徙封漢王以兄越爲相國封建
寧王加大司馬大將軍與壽並錄尙書事以仲兄霸爲鎮南
中領軍弟保爲鎮西北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始爲征東代
越鎮江陽皆進大將軍丙寅葬雄于安都陵征東始欲與壽
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于期請殺之期欲藉壽討珩
故不許乃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珩說以去就利害開
其去路珩遂棄城與其將焦會羅凱等並奔降晉期卽拜壽
爲梁州刺史屯涪城

玉恒元年春正月立妻閻氏爲皇后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
元玉恒以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尙書令王瓌爲
司徒司隸校尉景騫爲尙書令征南將軍費黑爲司隸班勇

羅演爲僕射秋九月班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等謀殺期立班子幽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玲子礮稚妻咎氏期自以謀大事旣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尙書令景騫尙書姚華田褒內則信任中常侍許涪等慶賞刑威希復關之卿相皆決于數人而已褒無他才藝雄時常勸立期故寵待甚厚由是紀綱法度蕩然隳紊雄業衰矣

玉恒二年冬十月期以從子尙書僕射武陵公戴有雋才忌之誣以謀反下獄賜死十一月晉遣建威將軍司馬勳安集漢中期遣漢王壽攻之城陷遂置守宰戍南鄭而還雄子鎮南大將軍霸鎮北大將軍保不病而死皆云期鳩殺之于是大臣危懼人不自安而期志益廣忽慢公卿政刑失措是年

天雨大魚于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木冬華連年災火
雨血地震生毛鷓鴣集于城下

玉恒三年春三月大風拔樹發屋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籍
沒資財婦女以充後宮內外洶洶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
苟免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
不免每當入朝嘗詐爲邊書辭以警急密問龔壯謀以自安
遂與長史畧陽羅恒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
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又鳩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
于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潛謀襲壽欲因燒市橋而發兵
壽聞大懼且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餘人自涪
向成都表稱騫等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

爲先登越等請散財募士格戰期謂壽不自薄不許及壽到成都期不虞其卒至旣不設備壽世子勢爲翊門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尙書令河南公景騫尙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奸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于是殺騫越等縱兵大掠三日乃定夏四月壽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于小縣公不如死也自縊而死五月誅始等兄弟十餘人期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徙其妻子于越嶲又使人就越嶲殺之

李壽

李壽字武考特季弟驥之少子也有局幹愛尚禮容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志度少異于諸子雄甚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諸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並著驥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錄尚書總統封扶風公尋以大將軍征宜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進封建宜王以南中十三郡爲建宜國旣而雄疾病侍奉左右及死受遺輔政期之殺班也征東大將軍始初欲奉壽共圖討期壽不敢發始怒說期殺壽期憚珩在北欲藉壽討珩故不許改封壽爲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代珩治涪城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憚每深憂之旣屯涪城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懼

一作危嫌輒

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邊疆寇警不時充斥不可曠鎮故
得不朝咸康三年冬北入漢中破走司馬勳壽見期越兄弟
十餘人年方壯大并有強兵懼不自全乃數聘命巴西龔壯
壯往見壽是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向之言而惡之每問
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
因說立事何如舍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
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羅恆解思明共謀據
成都稱藩歸順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死道中乃佯言越藥
殺之又詐造妹夫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羣下羣下信
之乃誓文武許賞以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襲成都克之獲
期越誅宗族十餘人縱兵士虜掠民家至乃姦淫雄女及李

十六國春秋卷之十八
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

漢興元年夏羅恆與解思明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龔壯爲長史告下又勸令送邛都公于建康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稱帝壽亦生心乃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尙足況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晉咸康四年背思明所陳之計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漢興國號曰漢以董皎爲相國羅恆馬當爲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

列改立宗廟追尊父驤爲獻皇帝母管氏爲皇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更以驤爲始祖特雄舊廟爲大成廟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分宜州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雋河陽六郡爲漢州又分漢德縣以爲梓潼郡割巴郡之宕渠宜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凡諸制度多有改易遂以董皎爲丞相羅恆爲尙書令解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爲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東夷校尉李奕爲鎮西將軍西夷校尉更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巴參佐省交州以從子權爲鎮南將軍宜州刺史于是成都諸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形勢者雄時舊臣近親及六郡士民皆見疏斥秋七月奕從兄廣漢太守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

臣盟于前殿徙乾爲漢嘉太守以李闕爲征東將軍荊州刺

史移鎮巴郡

闕恭之子也

八月蜀中久雨禾稼損傷百姓饑疫壽

命羣臣極言得失草莽臣龔壯上封事曰臣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眾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愛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覆顧命管蔡旣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反正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眾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人誠允日月光明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氾濫垂向百日禾稼損傷加之饑疫百姓愁望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之心本無大圖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

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
旦疆邊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
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不愛高爵
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
君臣銘勳于上生民寔息于下通天下之高理弘信慎之美
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衡不亦
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
在蜀羈客用事劉備在蜀楚土多貴及漢征蜀殘民大半吳
鄧西伐舉國屠滅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
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
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守令

長方仕州郡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乎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臣蒙陛下大恩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于榮祿無論漢晉臣皆不處臣復何爲當侔法正乎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付託深重忘疾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控控伏願罪戮封上壽覽之不悅然拘前言秘而不宣九月僕射任顏謀反伏誅顏任太后之弟也因盡殺雄諸子納等

漢興二年春二月晉以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庾翼鎮江陵遣

武昌太守陳翥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參軍李松伐巴郡至江陽夏四月執壽征東將軍荊州刺史閔巴郡太守黃植初壽許自牛鞞以東土斷與閔執政者以爲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閔覆沒閔弟豔以是怨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羅恆解思明等復議奉晉計尋而巴郡破壽以爲附晉晉當以兵威故不能自斷遂輟計五月拜奕鎮東將軍代閔守巴郡六月晉廣州刺史鄧嶽將兵擊宜州建宜太守孟彥率州人縛宜州刺史霍彪舉建宜降晉壽遣右將軍李位都討之秋七月癸卯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漢興三年春三月丁卯右將軍李位都攻拔丹川晉守將孟

彥劉齊李秋等皆死之先是趙王石虎遺壽書欲與之連橫
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悅遣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使
于趙龔壯切諫不聽至是下書曰吳會遺燼久邁天誅今將
大興百萬躬行天罰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糒糧
秋九月以尙書令馬當爲六軍大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
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
之有吞噬江南之志羣臣咸諫曰我國小眾寡且吳會險遠
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不從于是命羣臣議其利
害龔壯復上疏切諫以爲不如通晉羣臣皆以壯之言爲然
叩頭泣諫壽乃止士眾咸稱萬歲冬十二月遣鎮東大將軍
李奕攻牂柯太守謝恕保城拒守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

還轉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敗死之壽將閔至自成都初閔爲
晉所獲逃奔于趙壽致書于石虎以請之署曰趙王石君虎
不悅付中外議中書監王波議以爲不若爲書遺之并致楛
矢石弩于壽遂遣閔還閔至壽乃下書曰羯使來庭貢其楛
矢

漢興四年春正月壽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尙書事壽承雄
寬惠儉約得蜀人心又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
李閔與王嘏等從鄴還盛稱石虎威彊宮觀壯麗鄴中殷實
且言趙王虎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
城鎮心欣慕之民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都
邑空虛工匠器械事用未足乃徙旁郡戶三丁已上者以實

成都興尙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
務于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于使役吁嗟滿道思亂
者十室而九矣尙書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殺之右
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誅之
秋七月遣尙書廣漢李擴一作擴爲御史入南中擴祖毅晉故
宜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擴從兄演自越巂上書
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解思明等

漢興五年冬十月壽下書令州郡各舉明經者封好學侯

漢興六年夏四月壽寢疾五月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秋
八月辛亥卒是歲晉康帝建元元年也時年四十四在位六
年謚曰昭文廟號中宗葬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

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歎咏故能征
伐四寇拓地千里雄旣垂心于上壽亦竭誠于下號爲賢相
及卽僞位多所更易常慕漢武魏明之爲人恥聞父兄時事
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爲壽
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前作翊
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于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僭卽

帝位

太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改元太和尊嫡母閻氏爲皇太
后母李氏爲太后妻李氏爲皇后拜弟廣爲大將軍大都督

錄尙書事封漢王其餘子弟及文武進位各有差夏四月太
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禮廢之譴勢命羣臣議之
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
無宜疏絕乃更令祭祀始祖特太宗雄同號曰漢王是月晉
遣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庾翼率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
曹據來伐破別將李桓于江陽乃爲檄示勢曰告巴蜀士民
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覩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
昔皇運中消乾綱暫弛曜勒窮凶肆暴神州李劉啟逆竊逼
岷川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化招攜以禮而使三
邦之民制于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于豺狼之口所以假寐
永歎疾疢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

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太和二年秋八月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未幾疑馬當等與廣有謀命相國董皎收馬當解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于涪城貶爲臨邛侯廣尋自殺思明有計謀疆于諫諍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馬當數得民心及其死士卒無不哀之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冬十二月勢將爨頽奔附于晉

嘉益元年秋九月巴東太守楊謙擊勢將申陽走之獲別將樂高冬十月天大雨血于江南數畝許鎮東大將軍太保奕

自晉壽舉兵反寇陷巴東蜀人多有從者眾至數萬勢登城拒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眾乃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內改元嘉寧蜀土先是無獠至此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民患勢既驕奢貪吝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又納奕女爲后耽于淫樂不惜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土減削加之饑饉宇內蕭條更多忌害誅戮大臣刑獄酷濫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舊臣親信近習左右因行威福修飾屋宇羣下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罕見公卿史臣屢陳災譴乃加董皎爲太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膏

嘉寧二年春正月乙卯晉遣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帥征

虜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譙王司馬無忌
建武將軍江夏相袁喬等來伐先是溫謀伐蜀眾咸以爲不
可袁喬勸之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然心胸
然後舉無遺策耳

紀事本末作不必待眾言皆合也

今爲天下之難者胡蜀

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溯流
萬里經畧天險彼或有備必不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
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
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
恐大軍旣西胡必覬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
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
無憂矣且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

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有其人
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水軍二千人爲
前鋒自將大眾爲之後繼軍次青衣勢大發軍拒守遣叔父
右衛將軍福與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督堅等帥數千人
自山陽趨合水拒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江南
以待晉師督堅不從率諸軍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三月
溫至彭模去勢已近議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蜀兵之
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置之死地士無返顧之心
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併力合衆以取一戰之
捷若分軍爲兩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
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

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抵成都右衛
將軍福等進攻彭模孫盛奮擊走之溫進遇權三戰三捷勢
兵敗散自間道歸成都鎮東將軍位都迎詣溫降督堅至犍
爲知與溫異道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于成都之十里陌
堅眾自潰勢悉眾出戰于成都之笮橋

文選註
作柞字

溫前鋒不利

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
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于城下縱火
燒其城門勢眾大懼無復鬪志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
等勸勢出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
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開東門與督
堅走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丁亥勢使散騎侍郎王幼送降

文于温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畧陽李勢叩頭死罪伏
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
統未儲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
干犯天威仰慚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
晉天網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殺草野卽日
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敕州郡投
戈釋仗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温解其縛
焚其櫬遷勢及叔父福等十餘人于建康封爲歸義侯晉升
平五年卒宕渠卽古賓國今有賓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
丈見于宕渠秦太史令胡毋敬曰五百年後其地必有異人
爲大人者及雄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

譙周亦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
歲去周三十二年又著讖云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
難得歲在亥宮自相剋又曰宋岱不死則孫阜不交市三旬
之間流離之首懸于轅門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郫城堅盜
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
子又曰巴郡葛當下美巴郡皮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
氣欲索至是而悉應焉先是勢未亡時頻有怪異宮人張氏
有冶容勢寵之一夕化爲大斑理蛇長丈餘送于苑中夜復
來寢床下勢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之化爲雌虎一
夕食勢寵姬未幾而死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
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而動搖不能言又有驢

無皮毛袒肉飲食數日而死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又馬氏婦妊身兒從腋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育廣漢馬生角長大各半寸有馬生駒一頭兩身相着六耳無目二陰一牡一牝李漢家舂米米自臼中跳出遂斂于箕中又跳出瀉于簞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下大雨血地仍震又連生毛鷓鴣集于城下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天譴甚多不能悉紀特以晉太和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宐二年時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而降于晉凡六世合四十七年

蜀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輔

李輔字立政慕之長子特兄也銳勇有武幹初益州刺史趙
廞殺其弟威寇將軍庠及其子弘等慮特等爲變乃命輔與
特驥俱爲督將安慰其衆及特承制拜爲驃騎將軍官桑之
敗爲益州刺史羅尙所殺雄卽王位追諡齊烈王子忠嗣

李庠

李庠字立序特第三弟也少以氣烈爲鄉里所稱仕郡督郵
主簿當官皆以美績著聞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
射舉良將亦不就州郡以庠才兼文武舉房異一作秀異固以疾

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
軍都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鮮卑文鴛洛陽方
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難以是州黨莫不附之與六
郡流民避難梁益道路有疾病饑厄者常營護隱卹賑施貧
乏大收眾心初至蜀益州刺史趙廞敬異之一作深器與論兵法
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以爲冠
軍將軍及特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表爲部曲督使招合六
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
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四十匹廞忌害其能誣以大逆殺
之被殺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雄卽成都王

位追諡梁武王

李驥

李驥字玄龍慕之少子特弟也驍銳武幹與諸兄弟等初殺縣令屯聚樂鄉起兵應特特承制拜驍騎將軍每從征伐屢立戰功特死雄立益州刺史羅尙數攻郫城雄使朴泰誘尙襲郫城約爲內應尙信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郫驥設伏于外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爭緣梯上驥因放兵擊之大破尙軍遂攻犍爲斷尙糧道殺太守龔恢及功曹楊渙進攻益州殺別駕許延延妻杜氏有美色驥欲納以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何不速殺我驥怒遂殺之雄卽王位以驥爲太傅晉永嘉四年梓潼內史焦登據涪城時羅尙死長

沙太守皮素代爲益州進治三關驤急攻登素敕張順楊顯
救登尙子宇恨登不供其軍實素怒宇欲治其罪爲宇所殺
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大亂不果救登驤于是攻登益急
登兵窮士饑遂生得之送之于雄雄乃殺登巴西梓潼盡爲
雄有矣其後雄梁州刺史李鳳叛于巴西驤以太傅行大將
軍討斬之轉攻越雋及朱提獲太守李釗進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尙書總統以玉衡二十年
冬卒追贈相國諡曰漢獻王及壽僭卽帝位追尊諡曰獻皇
帝

李蕩

李蕩字仲平特次子也好學有容觀特承制拜鎮軍將軍特

初稱制晉河間王司馬顓遣督護衙博討之進屯梓潼朝廷復遣廣漢太守張微軍于德陽南夷校尉李毅又遣餽兵五千助益州刺史羅尙尙遣督護張龜軍于繁城三道並進以攻特營特使蕩與雄襲博特躬擊張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轉掠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迎降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悉降遂拔梓潼巴西郡特于是進攻張微微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微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迫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微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司馬

王幸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
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微眾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無不
一以當百微眾遂潰拔特于重圍之中特欲釋微還涪蕩與
王幸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困宜因其弊一戰擒
之若舍而寬之微養病收亡餘眾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
復進攻微微潰圍而走蕩率水陸追之殺之于巴西生擒其
子存以微喪還之其後二年官兵殺特于官桑蕩與雄共保
北營羅尙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汜等軍繁城涪陵藥紳等起
兵應尙蕩攻紳破之左汜率眾乘虛襲營氏符成隗伯時在
營中叛以應汜營垂欲破會蕩破紳還適與汜遇遂大破之
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尙蕩策馬追擊中矛而死雄秘不發喪

以安眾心及雄卽成都王位追贈廣漢壯文公

李始

李始字伯起特長子雄異母兄也特承制拜武威將軍雄既
僭位累遷太保加折衝將軍善撫士眾眾多歸之時人爲之
語曰欲養老屬太保及期之殺班也以始爲征東大將軍代
建寧王越鎮江陽始先欲附壽謀共討期壽不從始怒說期
取壽期又不許後壽用龔壯計襲破成都期自殺始亦被誅
并其兄弟十餘人

李瑒 稚 珩

李瑒蕩長子也次稚次都又次珩初瑒爲侍中中領軍稚以
安東將軍屯晉壽武都氐楊難敵來奔稚受其賂遺縱還武

都難敵恃險驕慢多爲不法攻走陰平太守羅演

演稚之舅也

稚

自悔失計白兄瑒亟欲請討雄許之乃遣瑒與稚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進攻下辨征東將軍壽督瑒弟玠攻陰平難敵遣軍來拒壽玠不得進而瑒稚徑至下辨武街難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深入無繼皆爲氏眾所殺士卒死者數千人瑒有才望志尙雄欲傳以爲嗣及聞其死深痛悼之不食數日言必流涕雄死班嗣僞位玠與期越咸來奔喪玠勸班遣越還鎮并出期爲梁州刺史班猶豫未許反遣玠還鎮涪城期越竟弑班于臨次并殺其兄領軍都玠遂奔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至于山

陽戰死

李安

李安字武龍少養于外家羅氏元康元年避地入蜀從特征伐以勇烈聞特遂子之驍騎將軍驤引爲帳下督護數有戰功甚見信愛羅尙遣符成隗伯攻郫城驤逆戰不利被傷落馬臥未能起士眾皆散惟安與任回在左右隗伯帥數千騎來叱安曰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去安瞋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躍馬直前刺之伯逡巡而退

李離

李離特妹壻瑤之子也初爲梓潼太守朝廷遣建平太守孫阜進次德陽瑤勸流降阜離聞之因與雄謀襲阜軍阜軍敗績流深奇之委以重任雄卽成都王位進爲太尉事無巨細

悉以任之永嘉初關中流民鄧定訇氏等掠漢冬辰勢以叛
巴西太守張燕遣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圍之鄧定等求
援于雄雄遣離與李璜等帥兵入漢中赴援太守杜孟治聞
離至命燕釋圍保城離至先破武肇營次攻宣定復破之燕
懼將百騎走離等復大破之州軍皆散孟治開門退走離盡
徙漢中民于蜀遂屯據梓潼其後部將天水訇琦張金苟等
叛殺之送離母子于羅尙尙斬以徇遂分其室

羅氏

特妻羅氏畧陽人僕射羅演之妹也生蕩與雄時蕩等屯北
營羅尙遣牙門左汜黃閭來攻營中氏符成隗伯叛應之羅
氏環甲拒戰伯手刃傷其面羅氏奮擊不輟氣烈益壯蕩還

得免雄稱成都王尊爲王太后及卽帝位尊爲皇太后以雄

玉衡元年卒雄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司空趙肅

切諫雄乃從之又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多諫弗納太傅驥謂

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靖一作彌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

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孔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

可久曠故釋纒經至哀而已驥曰任回方至此人決于行事

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至回回入見驥免冠

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

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

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

強扶雄起釋服親政雄涕泣從之

任氏

雄妻任氏天水人僕射任顏之姊也以建興元年立爲王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五人長子越次子霸第四子期皆爲任氏所養諸子保約等期旣僭立尊爲皇太后拜兄越相國大將軍錄尙書事封建寧王仲兄霸鎮南大將軍弟保鎮西大將軍約等皆有拜授其後盡爲壽所殺任氏亦以憂憤死

閻氏

壽妻閻氏畧陽人閻彧之族女也

一云天水人

以漢興元年立爲

皇后閻氏無子壽納李鳳女生勢及廣閻氏子之勢後嗣位尊爲皇太后署廣爲大將軍封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

勢不許疑馬當等與廣有異謀收當等殺之遣兵襲廣于涪
城貶爲臨邛侯廣尋自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春秋卷第七十九終

蜀錄五

春秋卷第八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閻彧

一作式

閻彧天水人也特初起兵數使彧至羅尚求寬流民限期乃
版爲始昌令及特承制任爲謀主雄卽王位累遷尚書令時
建國草創素無法紀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彧上疏曰夫爲國
制法動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
兄之官論道之職司空司徒掌五教九土之差秦寘丞相總
領萬機漢武之末遂一作越以大將軍統政今國業初建凡百
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私寘不與典故相應宜
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其後去雄依太尉離于梓潼部人

荀琦張金苟等叛殺離或亦被害雄甚悼之

尹奉

尹奉南安人晉永昌元年以零陵太守爲宜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不立爲大將軍壽所破遂舉州降時晉咸和八年也雄遷奉于蜀南中盡爲雄有其後奉仕李氏位至衛將軍右丞相

王載

王載字元始新都人也有才智幹畧娶宜州刺史李毅女秀載將家避地在南適毅亡州文武以秀明達有父風

一作才遂

推領州事又以載領南夷校尉龍驤將軍秀獎厲督戰食糧已盡但茹草炙鼠爲食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之載後爲

漢嘉太守太傅驤攻破朱提等郡載懼以郡迎降仕雄至騎
都尉龍驤長史

李釗

李釗字世康廣漢郫人也祖旦字欽宗光祿郎中主事父毅
字允剛歷宜州刺史加龍驤將軍封成都內侯釗世秉儒學
有格望以父任爲謁者僕射除壽林侯相不就爲尙書外兵
郎晉光熙三年毅爲叛夷所攻疾病困于窮城不能討戰上
表請援時雄寇蜀郡救兵不得進釗聞父阨表求赴難馳至
牂柯夷復斷道停往交州以宜州城中無穀父疾病未知吉
凶遂不食穀惟茹草首尾三年得至宜州父已喪文武復偏
釗領州府事懷帝乃除釗平寇將軍領安夷護軍西夷校尉

大得眾心及王遜爲寧州刺史表釗爲朱提太守尋遷越嶲
治南廣以禦雄數破雄軍殺大將樂初雄玉衡十三年太傅
驤與任回分兵攻朱提越嶲城陷被獲尋而自蜀逃歸遜仍
以釗守越嶲雄復遣驤及任回攻之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
王載并力來拒戰于溫水敗績遂以二郡迎降釗到成都雄
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于釗命班以師禮事之

范長生 賁

范長生涪陵丹輿人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名支字元壽

巖居穴處求道養志甚有名德兼善天文頗曉術數年過百

歲

藝林伐山云長生先事劉玄
德至特時一百三十餘年

爲蜀人所重奉之如神雄欲

迎致立爲君長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會甲

子祚終于李非吾節也雄卽成都王位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接卽日拜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勸雄稱尊尋加長生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以雄玉衡八年卒子賁嗣賁初爲侍中後嗣父爵爲丞相晉永和三年勢爲大司馬恒温所滅其遺黨故尙書僕射王誓鎮西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蕭恭文等舉兵反眾各萬餘温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斬王誓王潤温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尋而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遂陷日南殺督護劉雄共立賁爲帝而奉之以父長生爲雄國師蜀民愛之賁由是以妖異惑眾聚至數千蜀人相率歸附後二年

周撫與龍驤朱燾擊賁斬之益州遂平

楊褒

楊褒畧陽人仕特將兵都尉雄稱尊號累遷左僕射尙書令
直言敢諫無所忌諱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每進金銀珍
寶多有以得官者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英豪
何有以官爵買金銀耶雄遜辭謝之後雄因酒醉推中書令
杖太史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酏也
雄慙而止雄無事小出褒于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
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臣乘惡馬而持矛急之則慮自傷緩
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悟卽還遂不復出晏平

三年冬十二月褒卒贈丞相太師諡曰壯

譙秀一作焦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從及雄據蜀畧有巴西太傅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亦不應

一云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秀

終不應命

常冠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温滅蜀上疏

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眾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自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無疾而卒

龔壯

龔壯字子偉巴西處士也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皆爲特所殺壯欲復仇力弱不能故積年不除喪壽成漢中與期有隙數以禮聘壯壯雖不應聘恐其見害乃不得已往見之壽因問以自安之策壯說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于晉誰不爭爲節下奮臂前驅者哉且舍小從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惟將軍圖之壽以爲然遂率眾攻成都克之旣卽僞位以安車束帛聘爲太師壯誓志不仕其所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列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歸晉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如此則名垂不朽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慙遂秘藏之壽

又遣使人胡欲連衡爲寇約分天下壯切諫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旣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異勢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孰慮之羣臣咸以壯言爲然壽乃止壯因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來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也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壯以爲人之行莫大于忠孝旣假壽弑期私報父叔之仇又欲使其歸順朝廷以明臣節壽旣不從乃詐稱耳聾手不制物辭疾歸家唯研考典籍覃思文章以經史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至勢嘉寧初卒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張寶

張寶畧陽人仕雄爲別將天水司琦等叛殺太尉離寶弟全在琦中雄謂寶曰汝能得梓潼我以李離之官賞汝寶素兇勇乃反爲奸先殺人而亡奔梓潼琦等信之委以心腹會益州刺史羅尙遣使至梓潼慰勞琦等琦等出迎寶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遂得梓潼雄卽日拜寶爲太尉

李洪

李洪廣漢人聚流民數千人定陵作亂自稱李勢于太和中因刺史劉季連失于撫綏巴西人趙續伯蜀人李金銀等共推洪爲主言當以聖道王年號鳳凰私署百官妖惑百姓季連討斬之

李高

李高隴西人也詐稱李雄子攻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棄郡遁走犍爲太守周楚遣其子帥兵討平之

劉玄

劉玄漢昭烈帝之曾孫甘陵王永之孫也永以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值永嘉大亂劉氏子孫絕滅唯玄奔蜀雄署爲安樂公以嗣後主後永和三年討勢孫盛參戎行見玄于成都云

春秋卷第八十終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畧陽氏人也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以石氏建武四年生于枋頭夜有神光舉家異之故遂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兄弟遊戲邑里好爲戰陣之法羣童咸推爲主割上處中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好讀書惟樂鷹馬及長連結賢豪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沈重質畧一作朴寬大有度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見而異之曰此非凡人也言之于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鄰境肅清遷鷹揚將軍從征張平戰

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
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
興初破成世奸氣漸長宜持重以俟其敝興乘勝輕來糧竭
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爲光曰
揆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
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若其奔也彼糧旣盡可
以滅之鑒從之果敗興軍從王猛平慕容暉封都亭侯苻重
鎮洛陽表光爲長史及重謀反堅聞之曰長史呂光忠孝方
正必不與之同謀馳使命光收重檻車送之尋入爲太子右
率甚見親重蜀人李焉一作烏聚眾二萬攻逼益州以光爲破
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驍

騎將軍秦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堅既克平山東士馬強盛遂

有圖西域之志乃以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率

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

一作隆

等總步兵七萬鐵騎五千討

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將

佐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凡必有大福宜深保重行

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

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冬十二月光進及流沙三

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

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

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進兵焉者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惟

龜茲王帛純

帛一作帛

拒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

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列壘上將爲持久之計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肘肉印隱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動搖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塞遂不復見且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二十餘步鱗甲隱于地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風滅其迹杜進言于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所致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遂進軍攻龜茲城其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攻城益急帛純乃傾國財寶重賂于獯胡以求救獯胡王遣其弟帥龍侯將虓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

尉須等諸國王及諸胡內外合七十餘萬人來救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又以革索爲繙策馬擲人多有中者眾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陳案兵拒之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于是遷營相接按陣爲勾鑠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首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又以種田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垂項宮室壯麗煥若神居光乃大饗將士賦詩言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記之胡人奢侈厚于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又有千斛蒲桃士卒取實來離宮別館旁盡種之因得

其樂器有箜篌琵琶五絃笙笛簫鬢篋毛圓鼓都曇鼓答臘
鼓腰鼓羯鷄婁鼓鐘鼓其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歌曲
有善善摩尼解曲婆迦兒舞曲有天殊勒監曲諸國憚光威
名貢欸屬路光撫宣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
不遠萬里望風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
弟震爲龜茲王撫其遺眾建元二十年秋八月光上疏奏捷
于堅堅知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
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道絕
不通建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光旣平龜茲以龜茲饒樂遂有
留居之志始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先是光軍未至什謂龜
茲王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目下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

其鋒純不從至是果敗光未測什智量見其年少乃以凡人
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拒而不受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光父
何所固辭因飲以醕酒同閉密室什既被逼遂虧其節或令
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嘗懷忍辱曾無愠色光還中路
置軍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
光不納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遂深異
之光欲留王西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可淹留推運揆
數將軍宜速東歸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文武博議
進止眾咸請還光乃從之三月光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
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秋九
月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一
太守楊翰言于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

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

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

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

一作高桐

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

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

距也若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地有所必爭真

此機也熙不從美水令犍爲楊

一作張

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

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

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光迴

師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

統曰光雄果勇毅智畧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

鋒未易當也

二云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于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

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收攝眾望推忠義以總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西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眾掃凶逆于諸夏宥帝室于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從乃殺洛于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翰之謀也願將軍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鷹揚將軍盾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率眾五萬拒光于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

守李純以郡迎降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肩戰于安彌大敗之肩輕將麾下數百騎逃奔杜進追而擒之于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迎光乃殺熙涼州郡縣望風奔降獨建威將軍西郡太守索泮奮威將軍酒泉太守宋皓城守不下攻而執之竝爲光所殺光遂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將佐封拜有差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姚皓及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失望人懷離貳光尋擢祐爲宐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鷓陰起兵應之光

遣將軍魏眞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眾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

太安元年春正月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略陽王穆所匿堅還長安穆將大豫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至是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爲主攻拔昌松郡執太守王世強二月光遣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等敗績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然後東向而爭不及葦年光可平也大豫不從乃自號撫軍將軍涼燔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爲長史傳

檄郡縣使穆求救于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
純及閻襲皆起兵應之有眾三萬保據楊塢夏四月大豫自
揚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率眾三萬及禿髮思復鞬子奚干
一作等陣于城南光出擊大破之斬奚干等二萬餘級光謂
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皆曰大豫豈
不及此耶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于良算
耳光大悅賞賜金帛有差是時堅子丕以光爲車騎大將軍
涼州牧領護西羌大都督酒泉公使者沒于後秦不能達秋
九月光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袂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
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僞諡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
已上服斬纓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冬十月光大赦境內建元

太安十一月羣僚勸進光曰長蛇未殄方掃除國難不宜進
位元台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家保據俱
城光將彭晃徐靈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
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十二月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
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
酒泉公

太安二年春正月姑臧大風析從申至辰遣中郎房晷至晉
昌祀風穴羅什謂光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
秋八月甘露降于逍遙園白鷺翔于酒泉眾鷺成列而從之
時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光以郭曆讖言改昌
松郡爲東張掖郡冬十二月涼州大饑穀價踴貴斗米直錢

五百文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寔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阻兵以叛光屢遣兵討之不克別將徐靈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將討靈奔于晃晃東結康寔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寔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寔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寔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晃穆共相唇齒寔又同惡相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寔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乃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旣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顛斬關納光遂拔其城誅彭晃初王穆之起兵也遣使招燉煌處士郭瑛瑛歎曰臨

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殮饋魯連在趙
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袵吾安忍不救之乃與同郡索嘏起兵
五千運粟三萬石以向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
嘏爲燉煌太守瑀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
成之蹤旣而穆惑于讒間忘嘏威名率眾伐嘏瑀諫曰昔漢
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于此
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
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
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
字尸下至也龍飛屋上尸至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
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光聞穆之伐

光改容謝之于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是年燉煌太守

宋欽送同心梨陳平仲

涼州記
作陳沖

得玉璽獻之博三寸長四寸

直看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三十四字言光當王又
白雀巢于陽川令蓋敏屋光下令諸臣爲之賦時獻詩及賦
者凡百餘人

麟嘉元年春正月張掖金澤縣有麟見百獸皆從光以爲已
瑞于是羣僚奉表請崇進名號遂以晉孝武太元十四年三
月僭卽三河王位于南郊置百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縣事
大赦境內改元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
臧光迎于城東大饗羣臣立石氏爲王妃子紹爲世子讌羣
臣于內苑新堂遣市玉璽于于闐冬十月遣弟左將軍他子

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于三巖山大破之是年造刀一口銘其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麟嘉二年秋九月太廟新成追尊高祖爲敬公會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爲昭烈妃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焉耆國王龍熙遣子入侍張掖督郵傅曜考覈郡縣而邛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邛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麟嘉三年春二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

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之
光覽之而悅署業爲建康太守冬十月金城王乞伏乾歸遣
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兵乘虛伐
金城乾歸聞之引兵而去光亦引還

麟嘉四年秋八月光遣南中郎將方及弟右將軍寶振威將
軍楊範强弩將軍寶苟攻乞伏乾歸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
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光又遣武賁中
郎將纂及寶苟率步騎五千南攻彭奚念戰于盤夷纂大敗
而歸光遂率兵親討復遣纂及揚武將軍略陽楊軌建中將
軍沮渠羅仇建武將軍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乃于白土
津累石爲隄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拒守河津光遣將軍王

寶潛趣上津夜渡滄河光濟白石隄攻克枹罕奚念單騎奔
甘松光振旅而還

麟嘉五年春正月初光徙西海郡人于諸郡至是謠曰朔馬
心何悲念舊心中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
動復徙之于河西樂都秋七月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
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
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
臣子弟隨之

麟嘉六年春正月光遣使拜禿髮烏孤假節冠軍大將軍河
西鮮卑大都統廣武郡侯夏六月光帥眾十萬伐西秦王乞
伏乾歸乾歸遣使稱藩以子敕勃爲質光引兵還

勅勃西秦
錄作勃勃

龍飛元年夏六月五龍見于浩亶羣臣咸賀勸光稱尊光于是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龍飛備置郡司立世子紹爲太子封庶長子纂爲太原公秦州刺史弟延爲天水公弘爲常山公其餘子弟爲公侯者十七人署中書令王詳爲尙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爲尙書又遣使拜禿髮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冬十月西秦涼州牧乞伏軻彈與秦州牧乞伏益州不平彈率眾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無過今也其敕中外戒嚴朕當親討

龍飛二年春正月光大舉攻西秦師次于長最乾歸羣下請

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于巧拙不在眾寡光
兵雖眾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
延所延敗光自走矣二月光使太原公纂率楊軌寶苟等步
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眾二萬來救光遣將軍王寶等率騎
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遂拔金城執太守衛鞬鞬瞑目謂
光曰吾寧守節斷頭誓不爲降虜也光善而免之光又遣將
軍梁恭金石生與秦州刺史沒奕干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
峽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
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給延
云乾歸眾潰東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
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叢

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鬪，況乾歸安肯望風自潰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奸計。今宜整部陳而前，使步騎相接。徐俟後軍畢集，然後擊之，可一戰滅也。延不從，進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于姑臧。夏四月初，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爲部帥。光以羅仇爲尙書，從伐西秦。及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沮渠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孰若勒兵向西平，出茗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也。」未幾，光果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求帥。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一
喪還葬鄉里諸部會葬者萬餘蒙遜哭謂眾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雄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眾多從之遂殺光護軍馬邃攻拔臨松郡屯據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光將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眾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將軍宐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奔樂涪五月光遣太原公纂率眾二萬擊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涪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遣人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于垂亡之國

乎男成等既倡大義欲屈府君俯臨鄯州使塗炭之餘獲來
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
言于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
卽墨宜思高算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曷僕射王詳不
平懼不自容乃許之自稱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
公光命太原公纂將兵五萬討業時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
勢必克全光以問羅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旣而蒙遜
進屯臨洮爲業聲援戰于合離纂兵大敗秋八月光散騎常
侍西平郭磨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僕射王詳起兵作亂
詳爲內應事發光乃誅詳磨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
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眾磨以爲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

爲主光馳使召纂討磨纂將還諸將勸纂曰段業聞師廻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也纂曰業雖憑城阻眾無雄畧之才若夜潛還適足張其奸志耳乃遣使告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遂棄大軍先將輕騎引還業亦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爲呂氏臣安榮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爲弘演矣統懼至番禾奔歸于磨磨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破之遂

八姑臧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餘人反于休屠城
與麴共以書箋招誘後將軍楊軌推爲盟主軌性粗直不慮
麴之傾危河西太守程肇諫曰將軍之與呂王可謂臭味是
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從蛇尾非將軍之高算也願
將軍熟思之軌不從乃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麴
將王裴于城西大破之麴勢漸衰遣使請救于秃髮烏孤九
月烏孤使弟驃騎利鹿孤帥騎五千援麴冬十一月光遺楊
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麴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
傳云卿擁逼百姓爲麴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
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凌霜不彫者松柏
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

兩郭磨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率化寡
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
望之于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人
則言笑晏晏出則步武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
雖君臣心過父子朕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卿三思之
軌不答

龍飛三年春二月楊軌以司馬郭緯爲西平相率步騎二萬
北赴郭磨禿髮僭檀亦率騎一萬助之軌至姑臧營于城北
三月太原公纂將共擊軌郭磨帥眾來救纂敗引還段業使
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其太守呂純純光之弟子也于是晉昌
燉煌等郡竝降于業夏六月楊軌自恃士馬之盛議欲與光

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止之常山公弘鎮張掖業使韓國將軍沮渠男成及酒泉太守王德來攻光遣太原公纂迎之軌謀于眾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纂合則敵強武弱養獸不討將爲後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郭磨聞軌敗東走魏安降于乞伏乾歸常山公弘爲業所攻引兵棄張掖東走業將兵追弘弘擊敗之業遂城西安以別將臧莫孩爲太守太原公纂又擊敗之東十月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于禿髮烏孤

龍飛四年夏五月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段業業乞救于禿髮烏孤烏孤遣驃騎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

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案兵不動紹等亦引而還秋九月光寢疾冬十二月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雖增恐將不濟今國家多難三寇闖闔迭伺國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宣汝兄弟緝穆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異心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粗暴深爲吾憂開基旣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時晉安帝隆安三年也光年六十三在位十四年僞諡懿

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春秋卷第八十一終